山河血脉

雄奇的祁连山，横亘河西走廊。它的岩层里藏着丝路驼铃的回响，沟壑间刻着千年文明的脉络。

89年前的冬天，西路军将士浴血河西，鲜血染红了风雪祁连的草木山石；56年前的冬天，人民解放军昼夜赶工，在冻土上筑起营房……这条山脉的肌理，与人民军队的热血紧密相融。

今天，当繁华与过往隔空对话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河巨变，更是血脉传承。那融入山脉的英雄魂，是这片土地最厚重的底色，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力量之源。　——编　者

# 跨越祁连

■邹　冰

## 一

火车攀上乌鞘岭，黛色的祁连山矗立在蓝天白云下，显得消瘦贫瘠。这座北方的山，远看苍凉，却有沙漠边缘难得一见的生机景象。

有人说，看不懂一座山，不配在这座山下生活。在祁连山人的眼里，祁连山是一座神山、一座宝山、一座英雄之山。

数亿年前，欧亚板块因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，形成地球上最高、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——青藏高原。东端的黄河谷地与秦岭、六盘山相连，逐渐隆起，形成一条断块山。这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，就是祁连山。

祁连山距离西安并不远。她紧紧拽住黄土高原的一条臂膀，用绵延的山岭阻挡住最大的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侵袭，也阻止着内蒙古高原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向南推进。祁连山的南面是青藏高原，喜马拉雅山脉、秦岭、太行山合力把太平洋向西的暖湿气流挡在祁连山外，常年的冷空气造就祁连山顶的超级冰川，也为贫瘠的河西走廊带来滋养。

祁连山，是实现信念之地。汉武大帝在这里把华夏版图改写，张骞从这里西出南归，19岁的霍去病饮马瀚海，称霸河西走廊……这些历史中的英雄，在祁连山下实现抱负。还有那个从凉州城出逃、在敦煌弱水河边回头的玄奘，面对前方的沙漠无人区，义无反顾。元代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大师，也是从这里开启蒙古国师之旅；藏蒙两族在这里达成息战合约，成就凉州会谈。民族英雄左宗棠，抬棺西出嘉峪关，从这里开启收复新疆的漫漫征途……

祁连山是一座英雄之山。

那一年，朔风阵阵、滴水成冰。从乌鞘岭踏上河西走廊的西路红军，在哈气凝霜的寒风里，脚穿草鞋、身着单衣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相遇。他们在此浴血奋战两个多月，鲜血染红了祁连山的山石与草木。

雪山高耸，关山横断，久远的凉州词依旧在历史中回荡；大漠孤烟，平沙秋燕，月牙泉仍映照着星河寰宇；金戈铁马，气吞河山，雄浑的嘉峪关依然是城池之巅……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

西出阳关，故人渐远，春风终会光顾玉门关。

## 二

自从人类开始认识祁连山，就和这座山产生了联系，建立了感情。祁连山是有灵性的。著名的冰沟景区里的岩石知道，这座山将千百年的风雨剥蚀成姿态万千的形状，来纪念祁连山曾遇见的那些人。你看，那些站立在山谷里的岩石，像不像丝绸之路的驼队？像不像驰马飞奔的大汉军队？像不像玄奘西去求取真经的背影？

祁连山从不荒凉。夏日，祁连山顶白雪皑皑，山麓草木茂盛。清人梁份在《秦边纪略》中说："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，内地仅有。"藏族史诗《格萨尔》中说，这片草原是"黄金莲花草原"。

在焉支山下（祁连山的分支），祁连山用高大的身躯，遮挡住青藏高原的寒风，让这片土地绿草如茵。草原为战马而生。因此，那些耐力极强、横扫匈奴的蒙古马在此繁衍。祁连山养育的马，是骠骑将军霍去病胯下的良驹，是部队骑兵的座驾，是驮炮、驮枪的主力军。

"良马不念秣，烈士不苟营。所愿除国难，再逢天下平。"（唐代张籍《西州》）站在山丹军马场，一轮红日在我眼前升起。那天，天还没亮，风停了，沙歇了，戈壁滩一片安静。我骑马去临泽县倪家营子的部队。

打马疾驰间，夜幕快速往我身后遁去，旷野里没有声音，只有马蹄敲击地面的清脆响声，这声音在空无一人的戈壁滩传得很远。突然，前方出现一道亮光，我让马儿慢下来，看到光亮在天际线如卷轴一般慢慢展开。不一会儿，那亮光刺向天空，一抹红色出现了。我看着祁连山被它慢慢染红，山顶的积雪也被镶上了金边，心底涌出一股莫名的感动。

我记起1985年那个夏日，我们部队精简整编，军马骡退出野战部队。那些从山丹军马场而来的良驹，被骑兵从马厩牵出来列队站在连部门前。军马们不知道是分别，以为要执行任务，个个精神焕发。连长宣读军马履历："01号军马，出生于1978年，出生地山丹军马场，个性张扬，荣立三等功一次、嘉奖四次。02号军马，出生于1979年，出生地山丹军马场，个性沉稳，获得嘉奖三次……"

连长读完，又宣读撤销军马的命令。尔后，那些年轻的军马被送往祁连山那边的青海大草原，它们将成为草原骑兵的一员。而年龄大的，则移交地方，解甲归田。军马到达火车站后，开始察觉出不一样的氛围。它们马蹄刨地，铁掌几乎刨出火星，硬抵着也不愿上车。火车启动后，军马们探出脑袋，一个嘶鸣，一群都在嘶鸣。

班长说，军马和战士一样，它们在和我们告别呢。战友们站在月台上给军马敬礼，火车上响起《送战友》，那歌声一路洒下，传出很远很远。

## 三

1969年那个冬天，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来到这里。他们住在祁连山下的地窝子里——从乌鞘岭到嘉峪关的营房建设自此开始。他们硬是靠一双手，用两年时间在戈壁滩上建成一座又一座营房。从此，这些营房和士兵与祁连山融为一体。这座山就这么嵌进所有祁连兵的血脉里，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

祁连山俄博岭的荆棘，记得那些日日夜夜施工的军人；祁连山上的红柳，记得深夜挖石棉的士兵。祁连山的老兵们，记得裕固族朋友送来的慰问品，记得施工过程得到藏族同胞、蒙古族同胞的帮助，还记得同他们载歌载舞欢庆工程竣工的场景。

祁连山是我的祁连，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座山。那是1981年冬，我从关中平原来到这里，从此在祁连山下当兵18年。这18年，是我最珍贵最怀念的时光。我们祁连山的兵，把青春全部献给了这片土地，献给这座默默无语的大山。

祁连山下的部队是英雄的部队。在祁连山下摸爬滚打，每一个兵都要走过罕有人迹的路，探索在戈壁沙漠环境下训练作战的要领。1970年5月8日，部队组织腾格里沙漠大穿越。一个连队152名战士利用12天时间，徒步穿越腾格里大沙漠。祁连山的气候变幻莫测，他们在祁连山下穿越、行走、训练，有时风沙肆虐、飞沙走石，有时滴水成冰、寒风凛冽，有时又艳阳高照、炎热异常……每个穿行者的脸颊无一例外被涂抹上"高原红"。

他们一行踏进黄沙漫过小腿的腾格里沙漠，第一天便迷路了。他们走了一夜，又绕回了出发点冬湖镇。第三天，他们继续坚持向前……从民勤县到阿拉善左旗数百公里的行程，他们用了12天半的时间，成功穿越沙漠，为部队沙漠作战积累了经验。

1983年3月，我们部队徒步在巴丹吉林沙漠勘测地形。那天异常闷热，戈壁滩晴空万里。我们正走着，突然刮来一丝凉风，天开始暗下来，有沉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大地震颤，像万马奔腾，如战鼓咚咚。天地忽地混沌起来，前方军马惊惧的嘶鸣让我们头皮发麻。突然，天彻底暗了下来，原本喧闹的巴丹吉林沙漠就像被人按了暂停键，四周是诡异的寂静。

我看到远处升起百米高的黑墙，威武地朝我们扑来。那道黑墙距离我们越来越近，粗糙的沙粒鞭子一样打在我们脸上，一种迅疾而来的恐惧瞬间吞噬了我。一直在我身旁的骡子突然挡在我的前面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呼啸的黑风拖着尾音向前去了，四周有了亮色，天开始慢慢变红。这种红是黑风肆虐后的红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到天红得吓人。风渐渐小了，红色的风变成了混沌的黄风。再后来，风停了。那头我喂养的骡子大黑山一样横亘在我的面前。我吐掉口里的沙子，拍了一下它，它的鼻息喷在我脸上。

后来，我们干脆在沙子里洗澡，祁连山的兵管这叫作沙浴。那一日，我们正在互相"搓澡"，有人发现沙梁山突然出现一个在水面上行走的"蒙古姑娘"。她影影绰绰，飘飘欲仙，光脚踩在一片大湖上。在一片波光粼粼的宽阔湖面上，隐约有波浪和水草，风吹草动，水波涟涟，水草轻轻飘扬。

那是久违的海市蜃楼。

## 四

1936年，祁连山下走来一支队伍，他们是西渡黄河而来的红军。

这年11月11日，红四方面军在古浪大靖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。之后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为西路军，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。部队继续西进，向荒凉辽阔的河西走廊前进。

11月18日晚，在夜色里一路走向河西走廊腹地的西路军队伍严整，面容坚定。他们进入河西走廊时，总人数约2万多人；他们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长期盘踞在此的敌匪马家军，总兵力约有12.5万人。但是我想，倘若他们知道，也不会有人回头，更不会有人离开。西路军官兵的信念如钢铁一般不可动摇。

在祁连山下，英勇的西路军与敌人遭遇无数，恶战无数。西路军的鲜血染红了这座古老山脉的草木、山石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。

11月的武威（古称凉州）冰天雪地，朔风阵阵。本地人都穿起了棉袄，而那些驻守在四十里铺的红军战士们还穿着单衣。11月22日至24日，在四十里铺，西路军和敌人激战3天，歼伤敌2400余人。

西路军与敌人在永昌、山丹、武威无日不战，历经了大大小小的战斗20余次，红军击毙击伤敌6000余人。12月29日，西路军撤离永昌、山丹后，向西开进；红五军绕过甘州，经过一天急行军，30日攻克临泽县。

1937年1月1日凌晨，红五军一举攻克高台县城。红军攻克临泽、高台县城是有所考虑的：两县有祁连雪水滋养，粮食富余，可以为部队西去肃州沙漠无人区补充给养。从1月12日起，敌人调动8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，向高台发起猛攻，被守城红军击退。18日，敌人又一次大规模进攻，仍被守城红军击退。19日上午，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，守城红军与敌人反复血战。20日凌晨，敌人倾尽全力冲上城墙。守城红军前仆后继，浴血奋战，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、石头、瓦块同敌人殊死搏斗。最终，经过8天8夜的激战，高台失守。红五军主力3000多人，除极少数同志逃出虎口，其余全部英勇牺牲，军长董振堂壮烈殉职。高台战斗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马家军的兵力，对支援西路军主力部队作战起到了积极而有力的策应作用。

梨园口之战，是红九军为掩护西路军总部和其他部队转移，在甘肃省临泽县梨园口与敌人的激战，也是西路军极为悲壮的战斗。由于兵力悬殊，即使西路军拼死抵抗，几个小时后，敌人依旧攻陷了红九军阵地。红九军和妇女团的战士们一批批倒在血泊中。其中，年仅23岁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。

祁连山下，黄昏的天空弥漫着硝烟味，梨园口浸满红军将士的热血。风低低地吹拂着山峦，发出"呜呜"的声响——祁连山在垂泪。那天，花朵一样的红军女子团也在祁连山下陨落。我采访过遗留在此地的西路军战士。他们说，十几个红军女战士手挽着手，高唱《国际歌》从山顶跳下，像一群振翅欲飞的鸟……

1994年秋天，曾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的王泉媛，带领健在的红军女战士来到梨园口，祭奠牺牲的姐妹。那时，我就站在她们身后，目睹那悲壮的一幕，泪流满面。

我采访过散落在梨园口村子里的一位西路军老战士。他说，一个叫朱良才的红军，在善良的牧羊人帮助下，反穿皮袄，匍匐在羊群里，才躲过马家军的追杀。

祁连山下的村民木讷外表之下，暗藏古道热肠。在他们的掩护下，有无数个负伤、走散的红军被留在村民家里，成为家庭的新成员。村民不允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操外地口音，易被人发觉。从此，他们成了村里的哑巴。面对忽然多出来的哑巴，村里人明白，但都默默地保护着他们。后来，老兵们提起那些事的时候，对我说："我们有铁一样的信念。我们相信一定能完成任务，从没有想过要放弃……"

血染梨园千秋红。我想，难怪祁连山背后是著名的丹霞地貌，就像揭开了一座山的皮肤，露出鲜血一样山的肌理。祁连山丹霞地貌如此鲜红，特别是雨后，山是红的，路是红的，仿佛被鲜血泼过一样。一座山似乎都在为红军阵亡将士守灵。

## 五

祁连山的包容、韧性，亦如山下的每一条河。祁连山上的冰川融雪，让每条河流有了源源不断的补给。我曾站在祁连冰川下，看冰川碎裂。冰川融化，哗哗流下汇聚成河，流向戈壁，滋养那些顽强生长的植被。祁连山下的河是绿色的血管，一片又一片绿洲在河的周围延伸开来。

不是每一条河流都会流向大海。祁连山下的河，在戈壁滩上流着流着，就不见了踪迹——它们流进了大地的身体里，在干燥的空气里随草木蒸腾，又在云端将自己交还给祁连山。

一条河消失，不是死去，而是走向地下。我跟随黑河一路向西，祁连山下的树一如祁连山厚重的模样。在黑河水的滋养下，胡杨林顽强生长，长成生千年不死、死千年不倒的模样。还有那些有一点水分就能茁壮生长的红柳树，以及挺拔的红军杨——它们细小的叶子直冲云霄，纤细的枝条里藏着一颗一颗的红五星。

祁连山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多样的环境，冰川雪山、湖泊苇溪、绿洲沃野……这些一日见四季的神奇景象令人惊叹。我曾到过一片丰美的草原，那里是祁连山的冰川牧场，是祁连山最生态的牛奶基地。绿毯似的草原一直延伸至山脚下，牛羊点缀其中，远处的祁连山白雪皑皑，直耸天际，整幅画面充满田园牧歌式的静谧。

祁连冰川流下的水，成就了亚洲最大的沙漠大虾养殖基地。那些稀有的三文鱼在此安家，一望无际的玉米种子基地遍布山下，生态农业的迅猛发展，让祁连山下不再荒凉贫瘠。

在酒泉，我看见了震撼心灵的人造太阳——首航节能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，作为国内首个百兆瓦级光热电站，通过其配置的熔盐储能系统，实现了24小时连续发电，为电网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。

祁连山下的河西四郡是甘肃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，河西走廊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芒。在祁连山下，汉明长城瘦成了一道窄窄的土墙，那是历史的标记；锁阳城遗址的残垣断壁，仍然以残败的方式留在戈壁滩上；张骞指引霍去病出征的扁都口，万亩油菜花次第开放；当年西路军血战的梨园口倪家营子，一大片的沙枣林、笔挺站立的榆树林、向阳而生的向日葵，生长在浸着烈士英魂的土地上，醉人的沙枣香钻进鼻腔，在人们的五脏六腑里打转。

你看，高耸入云的祁连山下，一列动车闪电般飞驰而过，越过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嘉峪关、星星峡，去到更远的地方……

学术支持：褚　银
版式设计：贾国梁

祁连风骨图（中国画，中国美术馆藏）　程大利作

作者小记

邹冰，陕西乾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延河》《草原》等刊物发表小说、散文若干，出版散文集《特色》《雁塔物语》等。

扫码观看纪录片
《祁连山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片段

技术支持：许　硕

强军文化

长征

第6627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